推着小车去支前

■铁 流

“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征文

一

“华东支前英雄”唐和恩有根小竹棍，他将走过的88个城镇乡村的名称刻在了上面，形成了跨越山东、安徽、江苏3个省，长达3000公里的人民支前历程图。这支小竹棍就珍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

唐和恩的小竹棍上有一处地名叫濉溪口，他在旁边特地标明“飞机炸”。唐和恩到达濉溪口的那段时间，是前线需要粮量最大，也最急的时候。江苏宿迁县大兴区姊妹团团长朱永兰接到送粮任务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她急急赶回家中，对父亲朱寿全说：爹，我们要去前线送粮食了，夜里就走，你给我把车子收拾一下。朱寿全问：远程还是短程？永兰道：得好几天的行程呢。朱寿全看看女儿道：你一个女娃能行？永兰喝了口水说：在家里我也推过车子，咋就不行？前线急需粮食，现在还分什么男女？

朱寿全知道女儿的脾气，说一不二，他张张嘴，没说出什么来，就到一边给永兰收拾车子了。

朱永兰这年才18岁，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生了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是十里八乡出名的好姑娘，朱寿全很是自豪。朱寿全之所以对女儿格外疼爱，是因为妻子去世早，永兰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那一年，永兰的母亲正在地里劳作，被日军飞机炸死在地头上，当时永兰才9岁。共产党的队伍到了大兴后，从没进过学堂的永兰在识字班里学到了文化。

她能说能干胆子也大，常替村里的穷人打抱不平，连村里的地主都惧她三分。有一次地主对朱寿全说：你一个老实人，怎么就养了这么个张牙舞爪的丫头呢？永兰15岁就当上了大兴区姊妹团团长，她带着姐妹经常到各村发动妇女支前，认识了周大专村的青年周德立。周德立一米八的大个子，是村里的民兵，曾打死过两个鬼子。他见永兰秀美，就常在她眼前晃荡。周大专村的妇救会会长笑着对永兰说：看这小子对你有意思。永兰听了，没说什么，只是咯咯地笑。周德立住的离朱永兰所在的村不远，有时周德立就借口找永兰谈工作，一来二去，永兰对身材挺拔的周德立有了好感。周德立见火候到了，就托妇救会会长去提亲。永兰说：现在男女老少都忙着革命，他急什么？他应该报名参军打老蒋。周德立早就有当兵的想法，听了永兰的话，一跺脚就到队伍去了。永兰在向前线送粮的路上时，周德立正在东北的战场上呢！

朱寿全收拾好了独轮车，永兰也找出了几双鞋子，一边说：这雪天泥地的，得多带几双鞋。朱寿全看看女儿，突然道：我也跟你们去。永兰说：你就不用去了，中队长说人手足够了。朱寿全道：这样的天气人越多越好，我年纪40多了，可力气还够用的。正说着，刘秀生来了，一进门就道：永兰，我还是要去，发点烧算什么？庄稼人还在乎这个？说什么我也得去，咱们这一片的人都分在你这个小队了，你是小队长，我就找你。永兰说：你还有眼病，咱们多是走夜路，你能行？刘秀生急忙说：只要两个眼没瞎就行，再说跟着你们走，我还能翻到沟里去？

二

这次上级给大兴区的任务是往前线送9万斤大米，区里很快就发动了1000多个民夫、907辆独轮车，还专门成立了运输大队，大队下设3个中队，一中队队长是李永祥，有民夫370人，独轮车350辆。朱永兰是一中队一分队队长，队伍集结到倪家渡村时，多出了一个人，是王青云的老婆刘英莲。王青云还在赶她：快回去，你一个娘儿们跟着跑什么？刘英莲指着永兰道：她是不是娘儿们？哎，她是不是娘儿们？这时候谁都出些力，不分爷们娘儿们！周围的人一听都笑了。李永祥道：打老蒋就得需要这样的劲头，去吧！英莲听了，得意地看了丈夫一眼，又拽了一下永兰的衣襟，不好意思地说：妹子，你还是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呢，嫂子不该这样说。永兰笑道：就咱两个女的，正好做个伴。

队伍刚刚上路，天上就飘下了雨，大家都把雨布和外衣盖在粮食上。入冬以后，天上就零零星星地飘过几次小雪，可大兴区运粮队刚到睢宁地界的时候，阴沉的天空就落下了大片大片的雪花来。风很大，雪也越来越密集，漫天飞舞着。前几日的雪大都化了，泥路上只冻了表层，脚落在上面，泥水就一下子漫过了鞋子。大家开始试探着往前走，后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甩开了步子。没走两天，队伍分了三路，各自向战地东南的3个接收站赶去。到了下半夜，朱永兰和中队副队长高全忠带着一路人马到了张湾河。朱永兰说：你们先不要下来，我先试一试。说着提着马灯就往前走，河岸坡度很陡，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朱永兰刚走了几步，就踉跄着一下子滑了下去，河底的淤泥顿时没过了她的膝盖。永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对岸，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回来。她大声说：河里没水，就是淤泥太深，我探了探，这段浅，还硬些，我在前边带路，抓紧过吧。高全忠对大家道：过了这道河，前边还有一段山路，老蒋的飞机一直盯着那地方，三天两头就炸几次。咱们过河后，都要快速跨过那段路去。他说着，就带着几个拉车的先下到了河底，大家七手八脚，才把一辆辆车子滑到了河床。朱寿全的车子也下来了，永兰问他：爹，你能撑得住吗？朱寿全大口喘着粗气，半天才说：还有年龄比我大的，他们能行我也能行！朱寿全说的那个年龄大的，是50多岁的李奋。这个“奋”字，本来就是指行动笨拙的人，李奋又是这个年龄了，确实显得不利索。本来这次是不让他来的，他家里刚分了几亩好地，说什么也要为革命出把子力气。他在河底淤泥里推车，加上前边拉车的，与其说推，还不如说是抬。李奋推到一半，终于坚持不住了，干脆就一屁股坐在了泥地里，前面拉车的大勇一时猝不及防，也坐在了泥里。他站起身一看，灯影里，李奋几乎半躺在泥里，脖子抻得老长。他对大勇说：让——我——喘口气吧。王青云推着车子，一面吼英莲：你平日里那些能耐呢？英莲顾不上回话，只是低着头往前拉，可车子只是摇晃着，还是没能前行。英莲一下子瘫坐在泥里，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浆，不禁放声大哭：我吃奶的劲都用上了，腿也冻得不听使唤了，你还这样说，你有没有良心？王青云见妻子这样，有些于心不忍，就说：你先等着。说着从车上扛起一袋子粮食，往对岸送去。来回了几次，车子少了一些重量，终于推到了对岸。永兰举着马灯，来回走动着，一会儿帮帮这边，一会儿又帮帮那边，已经成了一个泥人。

雪花本来是轻飘飘的，可被风赶着，也有了些分量，不时打在脸上。在上对岸的坡时，刘秀生本来有眼疾，平日里就眯着眼睛，这下更看不清了。他心里着急，脚下打了个滑，车子一下子退了回来，他也摔在了泥里。朱永兰和大勇在前面给他拽车，也跟着跌了下来。大勇火了，吼刘秀生：你是怎么驾的车？想腾云驾雾呀？刘秀生被车把撞了一下脑袋，半天没说出话来。朱永兰手里的马灯也摔在了泥里，幸亏还亮着。她和大勇把刘秀生拉起来，这时又过来几个人。大家一齐动手连推带抬，终于到了岸上。

三

过一条并不多宽的河道竟然用去两个多时辰。高全忠在村里当过民兵队队长，这一次主要是负责安全，他见大家都上岸了，就喊道：天快亮了，大家先别松劲，抓紧过了前边那道山梁子。人们听了顾不上歇息，又推上车子往前赶。东方已经有了一缕亮色，催得更急。大家上岸后浑身都冻麻了，只顾张着大口喘气，并没有留意自己的双脚。很多人脚上的鞋子已经被淤泥拔掉了，有的剩下一只鞋子。山路上，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碎石，朱永兰赤着双脚，她只觉得脚好像比之前轻快了，并不知道鞋子没了。有的人脚上的鞋子磨破了，走起路吧嗒吧嗒直响。朱永兰一边举着马灯，一面借着这节拍喊着顺口溜：同志们快点赶，不远就是收粮站，前方将士吃饱饭，才能齐心协力打老蒋！

天空突然响起了飞机的引擎声，车子大都走进了安全地带。王大强年纪大，跟在后面。高全忠接过他的车子，一边推着一边说：你快跑，跟上大家。正说着，国民党的轰炸机已经到了上空，飞机打了个盘旋后就俯冲下来，接着从机头射出一串串子弹，又扔下一颗炸弹。那炸弹与空气摩擦，发出瘆人的哧哧声。泥地太滑，车子跑不快，这时前面的人喊：快放下车子，快放下车子！高全忠舍不得放车子，还是挣扎着往前跑，最后连人带车滑到路边的一条沟里。飞机又投下一颗炸弹，高全忠下意识地扑在粮食上。爆炸声过后，高全忠头部被一块弹片击中了，血流如注。朱永兰他们跑了过来，见高全忠嘴里冒了一股股的血，他眯着眼艰难地说：粮——食，粮食。永兰急忙道：高队长，你放心，粮食都好好的！高全忠嘴角嚅动着，点点头，闭上了眼睛。

不远就是黄庄，为防备飞机轰炸，朱永兰带着100多个民夫来到这里，黄庄的乡亲们看到支前的民工，都往家里领。黄庄是个小村，各家各户都住满了，朱永兰让大家在房间歇息，自己和爹住进了乡亲们的牛棚。这时很多人才发现自己光着脚，脚都肿了。乡亲们给大家煮了姜汤，又烧了一锅锅热水洗脚，还找来一些鞋子。朱永兰这次带了3双鞋，见英莲和几个人没有，就给了英莲一双。给刘秀生时，刘秀生笑着说：你这是女人鞋，穿着大家伙儿还不笑我？永兰道：这都啥时候了，你还在乎这些？刘秀生看了看还在流血的脚，就一把接了过来。可他穿了几次，怎么也穿不进去，只得作罢了。

永兰向房东借了把剪子，回到牛棚对朱寿全说：爹，把你身上的马褂脱下来吧。朱寿全一时不知干什么，疑惑地看着女儿。永兰说：好几个人没鞋了，剪几块布给大家包脚，这布禁磨。朱寿全当年在澡堂里给人搓澡，一个有钱的主顾是他的常客，马褂是主顾送给他的。朱寿全一直没舍得穿，这次他怕遇上大风雪，觉得马褂压风就带了出来。听女儿这样一说，他还有些不舍。永兰笑道：爹，等咱们解放了，别说马褂啦，就是牛褂也有的是。女儿一句话把朱寿全逗笑了，他脱下马褂道：就是不舍得也得拿出来，打老蒋事大，这算啥？吃饭的时候，朱寿全从粮袋里摸出两个窝窝头给女儿。永兰道：我这里有。朱寿全说：你袋子里没几个了，我看你给刘秀生的袋子偷偷塞了好几个。你自己也不能饿着肚子不是？咱爷儿俩匀着吃。永兰听了，“嗯”了一声，泪水一下子满了眼睛。

快到目的地了，大家的裤子被剐得破烂不堪，有的裤腿还短了一截。朱永兰也是一样，她要在树丛和冰河里指挥，还要来来回回探路，两个棉裤腿都被树枝和锋利的冰块剐没了，露着两条光溜溜的大腿，站在冰天雪地里格外显眼。天刚亮，车队终于到了目的地，恰遇上一辆军车拉粮食，战士们都赶来帮着卸粮，有的还拿来了棉衣和鞋子给民工穿。粮站里也有医生护士，一个女护士看到永兰在寒风里瑟瑟发抖的样子，又见她大腿内侧有血迹，就赶忙脱下大衣给她穿在了身上。她悄声问：妹妹，看你冻的，腿上还有血，是受伤了吧？永兰摇摇头，脸腾地红了。护士明白了，她双眼含泪，一下子把永兰拥进了怀里，哽咽着说：妹子，你真是受苦了！说完，她拉着永兰的手，把永兰推进了驾驶室，接着很快找来一身棉衣和一双鞋子，让她换上。民工们也穿上了棉衣，正高兴地笑着。恰好陈毅司令员从这里经过，他下了车快步走来，老远就喊：民工同志们，你们好哇，你们辛苦喽！大家见来了个大首长，都纷纷围了上来。陈毅握着朱永兰的手道：你一个女娃子，可真是不简单！要是到了队伍里，肯定也是个能冲锋陷阵的花木兰。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80万部队，解放军60万兵马，可最终国民党以失败告终。在解放军的后面，还有543万民工构筑的强大补给线。正是因为这样，作战官兵在壕沟里才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

淮海战役后，朱永兰在支前中荣立了一等功，她的事迹至今还陈列在淮海战役纪念馆。

军营纪事

眺望，军人的情感故乡

高原上的红柳

■李 江

那天在平整营区时，战士们突然发现，土里有一片嫩芽！是红柳！前前后后地数，总共10棵。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大伙赶紧凑近了看，竟是从干枯的红柳根儿上发出的芽。战士们已经顾不上手里的活，有的跑回宿舍用脸盆接水，有的忙着给嫩柳垒起土墙……

打那天起，这10棵红柳彻底打破了战士们原本单一枯燥的日子。除了每天的训练执勤外，一有时间，战士们就自发地去看红柳。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反正每个人每天都要去看，而且一看就能看很久。战士们还从训练场捡回野牦牛的粪撒在树坑里，好像长在树坑里的不是红柳，而是战士们驻守高原这些年错过的鸟语花香和蝉鸣蛙叫。

这10棵红柳的嫩芽不负众望，在战士们每天不间断地注视和培育下，一点点吸收着贫瘠的养分，一点点拼命地长高长壮。

有一个周末，我看见有人在柳树旁忙碌，走近了才发现是林安康。“中午的太阳太毒了，我怕把小柳树晒坏了。”他在一棵棵红柳周围插上胳膊粗的木头棍子，又用防晒网围了起来。“这下有绿色了吧？”我一边笑着打趣，一边帮他围防晒网。“有了！有了！”他龇着牙，笑得那么开心。

有人问过我，高原官兵离别时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对林安康来说，他最不舍的应该就是这红柳吧。记得上个月，他找到我，让我用相机帮他拍几张照片，拍照的背景就选在那10棵红柳旁。镜头前，林安康不停地变换着拍照姿势，似乎要把红柳融入他的整个生命。

在送别的锣鼓声中，林安康乘坐的那辆车缓缓驶出了营区。那10棵红柳就像送别的战友一样，静静地站立在风中，那摆动的枝叶就像兵们依依不舍的心情，在风中使劲地摇摆着，摇摆着……

火一样的石榴花

■刘忠全

每次看见石榴开花，我便蓦然想到他。

石榴花又开了，开得好旺盛，像朝霞，像火！对，是燃烧着的火，这多像他呀！

记得那天，他刚从医院回来，我搀着他站在这棵石榴树下，他凝神地看着满枝石榴花突然问我：“看，这石榴花像什么？”我想想说：“像木棉。”他摇摇头。“像红云。”他又摇摇头说：“你看她像不像火？我们也该像她这样，让生命燃烧！”我惊呆了，这是平常那个笑话不住口，甚至有几分“贫嘴”的老兵吗？

我现在还能想起那次训练，我的手被剐伤了。看着血直冒，我的心在打颤。他却在一旁，眼一瞥、嘴一咧地说起了台词：“嘿，想当年我的腿中了弹，没请医、没用药，等化了脓，穿根布条一拉，弹头出来了，也不见得痛。你这个，离心脏远着呢！”

我虽然很生气，却坚持着没下训练场，因为我看过一部小说，里面是有这么一个情节。

不料，他的腿倒真“遇难”了。那天参加一个施工任务，高空中一个灰斗滑将下来，他猛然冲过去用力一推，好几个新兵脱险了，而他的裤腿上立刻洇出了血。

到底是比我勇敢，他竟没吭一声。当我问他“痛不痛”时，他把嘴一咧：“废话，你把腿砸断试试！”说罢叹了口气。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叹气，和他在一起两三年，平时不管累得跟什么似的，他总是嘻嘻哈哈的，而一到宿舍，他更是没个住嘴的时候。虽说有的不是“正经”话，但全班都爱听他的“单口相声”，尤其新同志，在笑声中也顾不上腰酸腿疼闹情绪了。

他伤愈出院后就退伍了，那正是石榴花绽放的时候。

我和他最后一次站在石榴树下，他指着枝上问：“那粉红的是什么？”“是石榴籽。”“我看倒像金丹。”我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动情地说：“对，是金丹，那是在炽烈的火中炼出的果实。”

他满意地笑了。他是笑着离开的，他把欢乐留给了我们。但很久很久，我一直觉得若有所失，总是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他那粗犷的笑声。值得庆幸的是，石榴花年复一年不倦地开放着，这使我时时想起他，激励我像他那样去生活。

现在，这里的石榴花又开了，不知他那里是否也有这火一样的石榴花。

海上的风（中国画） 张明川作

战地黄花

■鄢德全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为寻找一位八路军女战士的战斗踪迹，我们特意来到了太行山区。女战士叫黄君珏，又名黄维佑，是湖南湘潭人。

辽县麻田镇西山脚下，曾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在群山簇拥之间，有一座“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这座由杨尚昆题词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新华日报》华北分社在抗战时牺牲的57名烈士的英雄名录，黄君珏名列其中。

1942年5月，日军以3万余人的兵力对八路军总部麻田实施“铁壁合围”，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随总部机关活动、对外称八路军教导大队的《新华日报》华北分社的新闻战士们，也在敌人的包围圈内。黄君珏时任《新华日报》华北分社总会计兼管委会秘书主任等职。面对敌人残酷的“扫荡”，报社分成若干个小分队与敌人周旋。5月27日，黄君珏带着10多位战友辗转来到辽县与涉县交界的庄子岭。

6月2日清晨，鬼子“地毯式”搜索已逼近她所在的临时驻地。在当地乡亲们的帮助下，黄君珏与战友分别隐蔽在几处天然崖洞里。黄君珏与两个女战士藏到离崖顶最近的一个山洞，准备随时掩护其他山洞的战友。

时近黄昏，狡猾的敌人似乎发现了黄君珏隐蔽的山洞，用绳子捆着燃烧的柴草从崖顶坠到洞口焚烧。黄君珏吩咐两个战友，不管什么情况都要在洞中待着。而她自己却冲出了山洞，躲在一块巨石后面向敌人瞄准射击。当她用仅有的3发子弹撂倒了两个敌人后，她自己也身中数弹。借着火焰，她烧掉随身携带的文件，砸烂了心爱的手枪，待敌人逼近时，黄君珏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毅然纵身跳下悬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天，正是黄君珏30岁的生日。

沿着山间小道，我找到黄君珏牺牲的山洞，我分明看见黄君珏就屹立在崖顶，白云萦绕在身旁，正听她述说着当年的经历。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黄君珏，在长沙明德中学就读时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熏陶，毅然走进革命队伍。1930年初，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培养下，刚满18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君珏利用复旦大学学生会委员身份，三次组织师生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释放被捕的复旦学生。

1933年底，黄君珏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工作。她机智勇敢、稳重可靠，深得总部器重。1935年5月，情报局两个工作人员被捕投敌，黄君珏第一时间赶去南京，通知已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同志安全撤离，她却被捕入狱。在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受审时，黄君珏又将另一位被捕战友的“罪行”全部包揽到自己身上，让其无罪释放。她却因此而加重了“罪名”，被判有期徒刑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同志的营救下，黄君珏出狱了，又回到湘江岸边的长沙，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冬，党组织安排黄君珏和丈夫王默馨一道去太行山区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黄君珏所在的《新华日报》华北分社长期与八路军总部一起活动。在她与报社战友的共同努力下，华北《新华日报》坚持正常出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报社除了坚持出报，还要经常背着机器与敌人打游击。1942年3月2日，为了不影响工作，黄君珏含着热泪将刚生下3天的儿子委托给乡亲代养，自己潜心扑在工作中。从此，她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子。3个月后，英雄的母亲走完了她选择的最后里程。为纪念爱妻，黄君珏的丈夫王默馨给儿子取名黄继维，意在继承黄君珏的遗志。

2015年8月24日，民政部将黄君珏列入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今年5月，以黄君珏事迹为原型创作的晋剧《战地黄花》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提名。

我们在太行庄子岭寻找黄君珏的踪迹，寻找用信仰和担当铸就的忠魂。

如今的庄子岭，已成为红色旅游风景区。庄子岭深处，群山挺拔葱茏，高标准的公路四通八达，再没有战火硝烟，再没有流血牺牲，也无须披荆斩棘。一条金光大道——新的征程，在我的眼前由近至远延伸。

告别太行山，秋天离我们愈来愈近。不用多久，艳丽的金菊又将开满太行山的千沟万壑。

文学作品 长征 第5267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50分 印完5时10分